

我的母親

姓名：林紡

出生日期：1926/11/12

祭日日期：2009/5/27

籍貫：台灣高雄

祖籍：王姓祖先主要來自太原，我父親的墓碑上刻有「太原」二字。



我陪母親到肝膽內科回診，主治醫生看完檢查報告後，確認她罹患了膽管癌，醫生建議做化療，母親堅持不肯，她說已經84歲了，不想被化療折磨。其實醫生私下告訴我，母親的病情很嚴重，生命只剩3個月。

母親要我載她回鄉下，她和我父親都是高雄湖內人，湖內區公所新建了一座靈骨塔，環境清幽並有專人管理，她希望能落葉歸根，將自己的骨灰放回故鄉安置。湖內靈骨塔是一座圓型建築物，一樓大廳挑高供奉了一尊巨形地藏王菩薩，慈悲救度眾生。母親在塔內隨處走動，觀察入微，最後在北面靠窗戶的角落，找到了她屬意的一個位置高低適中的夫妻雙人塔位，那一刻母親才讓我知道，她計畫將父親的骨灰也遷回來故鄉，父親30年前就已往生，葬於深水公墓。回高雄途中，母親想去探

視父親，我們下了楠梓交流道，來到了父親的墳前。母親一如往常，蹲坐在墓碑前喃喃自語，好像與父親在溝通些什麼，離開深水公墓時，母親吩咐我去找一位道長和土公仔，給父親撿骨，將骨灰送入故鄉的靈骨塔內。

聖帝廟香火鼎盛，一直是母親的信仰中心，有事沒事她都會去廟裏擲筊，與神明對話。或許是菩薩的指示，那天從廟裏回來後，母親立刻召集了她的幾位兒子和媳婦，將所有的銀行存摺和私章全部交給我們，同時將她私藏的首飾珠寶分送給媳婦和孫女們。頃刻之間，全家人眼淚不聽使喚奪眶而出，母親異常冷靜要我們擦乾淚水，仔細聆聽她最後的叮嚀。

母親在客廳不停地翻著相簿，在照片堆中找到了她最滿意的一張，指定用來當遺照。照片中的她，笑逐顏開，戴著一對大耳環，她說走的時候一定要替她戴上這對大耳環，她也吩咐靈堂前記得掛上紅色大燈籠，象徵她高壽，靈堂內則要擺放她喜愛的玉蘭花。每次到廟裏參拜，她總是不會忘記奉上一盤玉蘭花。母親再三檢視她家中衣櫃，挑選了一些漂亮的洋裝和外套，要送給兩位住在鄉下的姑姑，另外也挑了幾件，準備自己帶走。

唱卡拉 OK 和打麻將是母親晚年的娛樂，她個性樂觀外向，交遊廣闊，當過老人會會長，天生一副好歌喉，曾參加長青組歌唱比賽獲獎，還請人錄製兩卷錄音帶分送親友，錄的全是她唱的台日語歌曲。母親打麻將則乏善可陳，她牌技差牌品也不好，輸錢會碎碎唸、罵人，她最喜歡找我出征打牌，她在旁邊等吃紅，舐犢情深建立在麻將桌上，成了街坊鄰居的佳話兼笑話。

拒絕化療後，母親就不再接受積極治療，轉往癌症中心就診，女醫生僅做心理輔導，開一些止痛藥和嗎啡貼片而已。安寧病房與癌症中心在同一樓層內，我帶母親前往參觀，護理人員接待親切，周遭氣氛溫馨，裏面還附設了一間小佛堂，她很滿意，不過嫌單人病房收費太貴，她說將來住雙人病房就好。

兩個月後，母親的病況急轉直下，出現了黃疸的症狀，噁心嘔吐，進食困難，體重急遽下降，止痛藥和嗎啡貼片效用遞減，疼痛現象越趨頻繁，整個人憔悴不堪，起身翻身皆困難，上廁所幾乎是我抱著她，排出的尿液呈黃褐色，糞便灰白色，因為膽管阻塞與膽汁淤積的緣故。母親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女人，選擇了一條自己要走的路，自從她臥病以來，我就在她的房間打地鋪。夜深人靜時，我隱約聽到了母親的啜泣聲，我輕撫著她

的臉頰，幫她拭去淚水，她氣若游絲說要去住安寧病房，我想應該是時候了。

第 1 天：我遵從母親的意思，讓她住進了雙人病房，兩張病床中間僅隔著一條活動布幔，鄰床是一位年輕女教師，子宮頸癌末期，旁邊坐著一個小男孩正在低頭看書，這情景令人難過不捨，10 分鐘後，我悄悄地將母親轉移至單人病房。住進安寧病房時，母親已經無法進食，必須 24 小時吊點滴，護理小姐每隔 6 小時會將嗎啡注入點滴內。

第 2 天：鄉下的兩位姑姑前來探病，一踏進門兩人即嚎啕大哭，我安撫著她們停止哭泣，要她們聊一些輕鬆的話題，讓母親安心離開。姑姑們坐在床緣邊，緊握著母親的雙手，強顏歡笑，三個女人在話別離，我獨自走出了病房，透過玻璃帷幕，外面世界一片孤寂冷落。

第 3-6 天：我安排了一些至親好友來與母親閒話家常，她依舊健談如昔，似乎忘了自己是即將熄滅的風前殘燭，或許是菩薩賜給她勇氣和力量吧！

第 7 天：母親的雙眼已無法張開，也不能言語，我發現她在抓頭髮，立即請人來幫她洗頭，她表情愉悅。

第 8 天：呈昏迷狀態，我附在母親的耳邊告訴她，我會去聖帝廟祈求菩薩來帶她走，她有微弱的反應。

第 9 天：持續昏迷中。

第 10 天：凌晨兩點多，夜間值班護理師叫醒我，母親準備走了，我趕緊連絡葬儀社派救護車來載母親回家。自放棄化療到離開安寧病房，前後不到 90 天。救護車奔馳於暗夜的街道上，並未鳴笛，我告訴母親要回家了。葬儀社人員準備就緒後，將氧氣瓶關閉，讓母親在家裏嚙下了最後一口氣，大體連夜被送到殯儀館的冷藏室。

入殮時，我請工作人員幫母親戴上她喜愛的那對大耳環，她挑選的幾套衣服也一併放入棺木內。圍遶著棺木瞻仰了母親的遺容，領了手尾錢之後，所有家人跪拜在母親棺木前，向她說一輩子的感恩。

靈堂內迷漫著濃郁的玉蘭花香，遺照中的母親，笑容可掬，兩個紅色大燈籠高掛在靈堂門前，我特地請紙紮屋老板，糊了一台與實物比例相同的伴唱機和一副麻將牌，當做禮物送給母親。我也決定在靈堂播放她的歌唱錄音帶，取代原先的誦經音樂，並且請求前來弔唁的親朋好友們，不要哀傷流淚，我母親向來喜歡熱鬧。靈堂前來了一位歐巴桑叫秀玉，是母親的牌友，秀玉阿桑祭拜前遞給我一疊鈔票，說幾個月前向母親借了兩萬元，我告訴對方母親並未交待此事，她可以不用還，秀玉

阿桑堅持要還錢，於是我對著母親的遺照說：「秀玉阿桑來看妳，還了兩萬元，妳要保佑她呷百二，打牌自摸啊！」

出殯前夕，我推開了母親的房門，發現她一個人躺在床上，全身覆蓋著白色床單，我納悶不解，趨前欲探究竟時，母親突然起身抱住我，春風得意說觀世音菩薩就在她的身旁，她的病完全好了～～母親的話尚未說完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，時間近凌晨三點，我立刻將夢境寫在紙上，以防自己再度睡著醒來忘了。

出殯當天，數十位親友來送母親最後一程，會場內仍不停播放著母親的歌聲，彷彿是她本人親臨現場演唱一樣，直到司儀宣佈告別式開始為止。母親的大體火化後，我捧著她的骨灰回到了故鄉湖內，在道長的指引下，我小心翼翼將母親的骨灰罈，與父親放在一起。

分別 30 年後，母親終於又回到了父親的身邊，夫妻倆住在一間小套房裏。

王文枝叩首